



法兰西秘密机关内幕

[法]让·吉斯奈尔 贝尔纳·维奥莱 著
佟丰 子民 景怡 译

时事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0 2702 0

法兰西秘密机关内幕

〔法〕 让·吉斯奈尔 著
贝尔纳·维奥莱

佟丰 子民 景怡 译



时事出版社

(京)新登字153号

图书在版编目 (DIP) 数据

法兰西秘密机关内幕/(法)吉斯奈尔, 维奥莱著;

佟丰等译.—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4.7

ISBN 7-80009-239-9

I.法… II.①吉…②维…③佟… III.情报机构—

法国 IV.D756.5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4) 第06235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 (f00081 北京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

北京昌平东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5 字数: 227千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8.00元

内 容 简 介

大曝光：阿丽亚娜间谍案是法国领土监护局一手策划的；法国反间谍机构十来位头目的名单和私人住址被公之于众；有关非法电话窃听的著名的“施麦尔科报告”早在1982年就石沉大海了？……本书以翔实材料独家介绍了这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是作者对政府与情报机构之间的绝密关系进行了两年调查的结果。

自称能领导情报机构的政府和与它们的头头过往甚密的总统府真的能对情报机构进行必要的控制吗？议会、司法部门和新闻媒介是否充分地行使了对情报机构的监督权？普通公民只对新闻媒介所渲染的案子感兴趣，而对云遮雾罩的情报机构的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本书对此来了个大曝光。

作者通过对情报总局、对外安全总局、领土监护局和国防总秘书处等情报机构的研究，揭露了这些机构将大部分精力用在互相倾轧和炮制各种离奇的案子上，也介绍了它们多年来艰巨而成功的活动。作者披露了一些不知名的情报机构向法国领导人提供情报，并且在幕后采取的行动。书中还介绍了各个情报机构的作用以及它们在法国内外安插、网罗情报人员的方式等情况。

目 录

第一编 案件

第一章 阿丽亚娜火箭“间谍案”	(3)
一、“道德沦丧的人们……”	(4)
二、威胁到希拉克的苏联之行	(6)
三、对韦迪埃的圈套再次收紧	(10)
四、大杂烩与大概齐	(12)
五、领土监护局的卓越侦探	(14)
六、“他们几乎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8)
七、巧合	(21)
第二章 总统与安全情报机构	(22)
一、总统“消息不灵通”	(22)
二、国家元首的情报	(25)
三、预谋杀人	(27)
四、建议，不是杀人	(29)
五、主题词：不信任	(32)
六、在保留领域的核心	(38)

第二编 角色

第三章 政权的顺风耳——普通情报局	(47)
一、普通情报局侦察员的日常工作	(48)
二、“听命于保卫共和联盟”的等级制度	(50)
三、普通情报局是政治警察吗？	(51)
四、外省人的匮乏	(53)
五、情报的搜集	(55)

六、民意测验与欺骗手段.....	(56)
七、监听与调查.....	(59)
八、情报卡片中的缺陷.....	(61)
九、犹太社团编入卡片.....	(64)
第四章 最文职化的军人：国家宪兵队	(66)
一、爱丽舍宫的“超级宪兵”.....	(70)
二、爱丽舍宫安全小组的诞生.....	(71)
三、巴里折腾安全小组.....	(73)
四、“法国人将爱护和尊重普鲁托上校”.....	(76)
五、总统的安全.....	(78)
六、3653个宪兵小队.....	(80)
七、愿望.....	(83)
第五章 守护神：领土监护局	(86)
一、“私通社会主义国家”.....	(86)
二、谢埃拉扎德的保加利亚歌女.....	(88)
三、一次非法的搜查.....	(90)
四、不受任何怀疑的工作人员.....	(92)
五、国中之国.....	(94)
六、卑鄙的政治勾当.....	(96)
七、法韦尔案件.....	(98)
八、一个受到影响的部门.....	(100)
第六章 军队的监守官：国防保安局	(105)
一、追击“内部敌人”.....	(106)
二、夏尔·埃尔尼给军事安全局改头换面.....	(109)
三、数百万张资料卡片.....	(113)
四、令人怀疑的争斗.....	(115)

第七章 掌握国家机密的机构：国防总秘书处……	(118)
一、一起不幸的泄密事件……	(119)
二、平凡的人可能干得更好……	(121)
三、“在一切标准之上的军事”人员……	(122)
四、1987年的重组调整……	(123)
五、敏感物资的控制……	(124)
六、密码的破坏者……	(127)
七、跳蚤卡：战争武器……	(129)
第八章 “国防机密中心”：对外安全总局 ……	(134)
一、1981年的苏丹：秘密的死亡者……	(134)
二、1986年的乍得：不引人注目的成就……	(136)
三、皮埃尔·马里翁：从国外情报与 反间谍局到对外安全总局……	(138)
四、皮埃尔·拉科斯特：恢复传统……	(142)
五、“彩虹战士”号的创伤……	(143)
六、勒内·安博：秋天的大清洗……	(145)
七、到处是赤色分子……	(148)
八、贝鲁特的厄运……	(149)
九、死在贝鲁特……	(152)
第九章 军事情报中心和特种部队：	
国防部秘密武器……	(156)
一、各种危机汇集的海湾……	(156)
二、军事情报研究中心： 机构虽小但很奇特……	(158)
三、特种部队……	(160)
四、运用突击部队的困难……	(163)

五、特种部队：战争的未来吗？	(164)
第十章 从密探到密使：平行的情报网	(170)
一、将军的心腹谋士	(170)
二、从福卡尔秘密情报网到 格罗苏弗尔情报网	(172)
三、局长先生的情报关系	(174)
四、可疑的居间调停人	(176)
五、半官方密使	(177)
六、“越是勇敢的人越愚蠢！”	(179)

第三编 困扰

第十一章 情报部门之间的争夺	(187)
一、领土监护局反对对外安全总局	(187)
二、恐怖主义分子的愚蠢行径	(189)
三、操纵“耶稣的召唤”	(190)
四、明显的补充，历史性的竞争	(191)
五、在巴斯克地区暗中破坏	(192)
六、反恐怖主义的七个部门	(193)
七、协调是不可能的	(195)
八、警察和宪兵：聋子的对话	(197)
第十二章 保密政策	(200)
一、很少能保密的54名特工	(200)
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厄运	(203)
三、秘密与其保护	(205)
四、工艺的转让和间谍活动	(213)
五、军事行动的保密	(215)
第十三章 失宠的间谍	(217)

一、英国模式·····	(217)
二、招募工作的缺陷·····	(220)
三、“可靠的联络员”·····	(222)
四、自我封闭的政策·····	(225)
五、情报界：一个无情的世界·····	(227)

第四编 监督

第十四章 电话监听：不治之症····· (233)

一、不够谨慎的电工·····	(234)
二、对外安全总局替爱丽舍宫监听·····	(235)
三、不切实际的幻想·····	(237)
四、施麦尔科报告：有史以来第一份·····	(240)
五、受严格控制的违法行为·····	(242)
六、没有落实的建议·····	(245)

第十五章 议会监督的神化····· (251)

一、“彩虹战士”号事件： 议会监督工作的大曝光·····	(251)
二、形同虚设的议会监督·····	(253)
三、美国的样板·····	(256)
四、被排斥的共产党人·····	(257)
五、怎样监督·····	(259)

第十六章 对情报机构的司法监督举步维艰····· (262)

一、奇特的维吉尔·塔纳斯绑架案·····	(262)
二、少说为妙·····	(266)
三、司法监督的挡箭牌——“国防机密”·····	(269)
四、本·巴尔卡、居里埃尔、戈尔德曼之死： 法官的失败·····	(271)

五、检查电脑卡片·····	(275)
六、国家计算机与自由委员会有保留地 同意建立反恐怖资料卡·····	(277)
七、潜在犯罪的概念·····	(279)
八、权利与司法·····	(280)
第十七章 新闻媒介与情报机构:	
难以实现的透明度 ·····	(282)
一、受骗上当的电视一台和《世界报》·····	(282)
二、引诱上当与歪曲事实·····	(286)
三、对外安全总局的“记者”·····	(289)
四、“独家新闻”与幕后操纵·····	(291)
五、恩贾梅纳假政变风波·····	(293)
六、反泄密斗争·····	(297)
七、主张“从肉体上消灭法国人”的 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	(299)
八、“反对法国”的记者·····	(302)
九、信息不足乃报道失实的原因·····	(305)
第十八章 情报机构的前途何在 ·····	(307)
一、在安哥拉问题上的分歧·····	(307)
二、总统亲自过问·····	(309)
三、人事任命·····	(310)
四、棘手的协调工作·····	(314)
五、对对外安全总局的控制·····	(317)
六、重新划归总理府管辖吗? ·····	(320)
七、是否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321)
致谢 ·····	(324)

第一编

· 案 件

2019

2020

第一章

阿丽亚娜火箭“间谍案”

鲁昂，1987年3月18日，星期三，上午10点，一队汽车离开警察局大楼，驶过布里佐·德巴纳维尔大街。车队中有3辆外表不起眼的标致305和1辆国家警察局的黑白相间的开道车。几秒钟后，车队驶上横跨塞纳河的大桥，警笛鸣叫起来，车队经过交易所前的沿河马路，疯狂地逆向驶入贞德大街。

这天上午，人行道上闲逛的成人和孩子很多。转眼间，警察局的车就到了司法大厦前，然后急转弯，驶入司法大院内，警笛随之停叫，7名人犯从车中被揪了出来，警察迅速地把他们带向法院的监房，在那里等待着法官传唤。

车队的招摇过市不会不被人注意，皮埃尔—亨利·马兰正碰上这一机会，他驾驶的黄黑相间的轿车与急驶的警车交错而过。“他们可能是想使全城都知道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嘀咕道。车队消失后，这位记者直发怔，他马上想到这是一次绑架或者抓人质事件。他把车朝火车站方向开去，在主要大街上来回行驶，一无所得。失望之余，他回到司法大厦，找到了几分钟前同他交叉而过的那几辆车，皮埃尔—亨利·马兰立即向在场的官员打听情况，这些人拒不发表任何看法。他通过无线电话机同法新社和自由广播电视台台的同行让—诺埃尔·吉莱和洛依克·米勒尔取得了联系，他们立即寻找消息线索，3名记者的合作迅速取得了结果。

“这是领土监护局的一个案子！”警察局里的人告诉他们。

他们还得知，连日来，里尔、巴黎和鲁昂市的领土监护局的官员们占据了专署现代化大楼的整个一层，其他部门的警察被严格地分开了。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内，记者们得知法国反间部门刚刚摧毁了一个重要的工业间谍网。3月19日，星期四19点12分，法新社的第一条快讯带着“急件”字样出现在法国各家新闻机构的电传机上：五六名被指控为某一个大国进行工业间谍活动的人员，在鲁昂市被传讯和看守起来。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说，有关他们同某一大国相勾结的调查工作已经开始，这可能与阿丽亚娜火箭的发动机有关系，这种发动机是在厄尔省韦尔农市制造的。

阿丽亚娜火箭“间谍案”开始了……

一、“道德沦丧的人们……”

伊丽莎白·塞诺是个30岁上下、棕色头发的单身女人，她不是一名温和的审判员，人们说她是一个“坚强不屈”的人，被派来鲁昂已有好几个月了，她决心把她接手的第一桩间谍案的预审工作做到底。

她多次审阅了放在办公桌上的20页卷宗，几天前领土监护大队传呼来的人犯的供词，加深了她的看法：这一案件的主谋只能是皮埃尔·韦迪埃。此人36岁，综合工艺学院毕业的工程师，是鲁昂市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主任，几个月前娶了柳德米拉·瓦莲京娜为妻。在塞诺法官看来，鉴于工程师的妻子是苏联人，他曾受到某些外来压力。

但是，在法官的瞄准镜内，这对年轻夫妇不是单独干的，

“有一些道德沦丧、精神状态和个人举止令人费解的人物”也牵连进来了。领土监护局的侦察人员在他们最初的秘密分析报告是这样认为。

这些人之一是安托尼达·马诺尔。她喜欢别人叫她尼娜，1946年生于罗马尼亚，也是鲁昂市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嫁给了失业好几年的熟练工人塞尔日·诺托。她曾是韦迪埃的情妇，很快被视为间谍网的热情之花，按照领土监护局的看法，任性的尼娜在间谍案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反间局的侦察员们毫不犹豫地认为，马诺尔“通过同驻巴黎的罗马尼亚和苏联各类人员的接触，特别是同武官瓦莱里·科诺雷夫的接触，为克格勃招募韦迪埃作出了贡献，在搜集情报活动中扮演着中间媒介的角色”。

这个情报资料搜集站中有一个名叫让—米歇尔·奥里的人，他1933年生于蒙塔吉市，这位工业绘图员应是这桩案子的鼯鼠。实际上，只有他曾在欧洲发动机公司的韦尔农中心工作过，而欧洲阿里亚娜火箭各级的三种型号发动机是这家公司设计的。因此，反间局的官员们认为，让—米歇尔·奥里是窃取阿里亚娜工艺的一个代理人。此人贪财、狡诈、好色，其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是敌对机关便于利用的一类人。反间局的分析认为，奥里窃取文件的另一理由是他从事临时性工作，这一类人由于流动性大，可以避开一切监视，特别是招募机构的监视。

塞诺法官的看法很快就和领土监护局的结论相吻合：由于对柳德米拉·瓦莲京娜的爱情，韦迪埃同意为克格勃工作，同样由于爱情——失败的爱情，罗马尼亚人尼娜数次给苏联和法国当局写匿名信，告发了韦迪埃，因为韦迪埃背离

了她而去爱年轻的柳德米拉。最后，让—米歇尔·奥里为了得到尼娜的欢心，同意把文件转递给韦迪埃。韦迪埃在警察的压力下供认不讳，但后来又推翻了供词。

同案犯还有米歇尔·弗勒里和菲力普·马亚尔。弗勒里是韦迪埃的同届校友和朋友，毕业于巴黎综合工艺学院，也在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工作；马亚尔则是《费加罗报》的记者。领土监护局认为他们的作用仅限于辨认那些搜集到的笔迹难认的情报资料。尼娜的百依百顺的丈夫、失业者塞尔日·诺托也是同谋犯。这些人就这样紧紧地套在一起。

控告犹如一把铡刀压下来，最初的起诉状严厉指控他们“搜集情报，危害国防，里通敌人”。根据刑法法典，首犯要判处10~20年甚至无期徒刑。对于监禁在各地区专署拘留所的被告来说，闹剧变为悲剧。

二、威胁到希拉克的苏联之行

爱情、间谍活动、背信弃义，对新闻界来说，构成报导的所有要素了，他们将在数周内把阿丽亚娜间谍案作为趣闻加以报道。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件特别有油水的案子，例如一位通讯社记者毫不犹豫地利用皮埃尔·韦迪埃的父母亲的惊慌不安，从他们那里诈取到他们儿子在苏联时的结婚照片，并且发表在一家巴黎周刊上，为此捞到11万法郎的报酬！

新闻界猎取并抢先刊载独家新闻，法院超速运行，法国反间机关开始大造声势。法国所受到的来自中东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创伤尚未痊愈，“世界上最好的警察”要不惜任何代

价地“进行恐怖治理”^①，东方国家这一谍报小组被破获适逢其时。领土监护局经过秋天的挫折以后用一种巧妙的方式重整它的家业。

对于新闻界、警察局和法院来说，案件好像已成定局。但在鲁昂市的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里，却出现某种尴尬局面。如果说人们知道韦迪埃曾担负着地区统计师的职务，他当然是可以去关注上诺曼底各家企业的生产活动的，人们难以理解这位韦迪埃工程师可能递送的秘密情报的性质，因此，不能作出恰当的回答。韦迪埃的上级领导人拒绝进行申诉，但决定为他的品德作出担保。

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发动机公司的领导人全都感到震惊，在案件开始的一个月之后，才决定作为原告进行民事起诉，既然“看来是近三年来，或者说从某一时期开始，公司以外的人员比如皮埃尔·韦迪埃以及其他一些人，包括一些外国人，在各种形式遮掩下，私下里进行非法套取技术情报、工业工艺和各类资料的活动”……无需其他细节，领土监护局就为他们承担起责任。欧洲发动机公司的负责人在后来的几个月中继续漫不经心地听任这一案件的浮沉不定，随着1986年春天阿丽亚娜火箭的多次发射失败，该案件最终成了他们解闷的笑料。

案情的突变事实上很快地打乱了法国反间部门的良好秩序，随着4月2日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几名官员被驱逐，这桩案件很快地被染上了政治和外交色彩。事前，正当雅克·希拉克在美国访问时，他已经隐约其辞地宣布了这一决定。当欧

① 1986年3月，新任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卡宣称：“我们将对恐怖分子实行恐怖治理！”